

臣酌派應發薊鎮銀二十一萬六千二百餘兩而今紙上雖有空傳未見明文解發畫餅望梅何濟饑渴近聞經畧楊鎬不日抵鎮各處調援兵馬雲集索餉急于星火于時而問之餉司則額餉甚虧索之有司則搜括已盡那無可那借無可借千里赴難之衆安可枵腹荷戈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是遼未獲救援之力而薊已先受擾攘之禍矣郊圻重地關係豈小既經各道具呈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下戶部將項派定援遼兵餉速爲給發以濟目前之急其已那借過銀兩亦湏及今酌議令行抵補而一應軍器借辦又當責成工部速爲查補分投解發庶遼患可濟而薊事可弭矣

○山東巡按王遠宜題爲奴酋背逆難貸廟堂天討宜伸懇乞

聖明虚心聽言銳意圖勦以奮國威以消禍亂事今者奴酋狂逞一日而陷三堡覆軍殺將舉

三韓精銳盡遭毒慘且佯退整旅勾連諸夷  
出沒無時以疲我緩我玩弄我于股掌之間  
撫臣李維翰平時既不戒備一遭挫折膽落  
魂搖一籌莫展祇聽鼻息于馬上之口虜氛  
張熾聲勢燎原神京震駭患在剝膚矣幸我  
皇上赫然動念愕然東顧下廷臣酌議出帑金十  
餘萬又屢頒

明旨征勦撻伐措處那借兵餉而一時廷臣會議  
先固疆圉後事勦除殊得制禦之方可稱決  
勝之策已顧值奴虜交訌之時爲禦虜滅奴  
之舉其選將聚兵秣馬除戎訓練韜畧戰守  
機宜徵輸轉運豈一二謀畫所能盡殫所望  
皇上廣收忠益以運籌帷幄取勝千里者正殷殷  
也乃自奴酋發難以來在廷諸臣同切仇讐  
共抱憤懣各輸忠讜章滿公車其所幸得允  
旨僅僅用一經畧起二三總兵并會議數事而已  
其餘閣部之陳乞科道條議率填耳置之不  
報豈以邊事孔棘防禦掃除全在總鎮戎臣

今得有經畧總鎮折衝之術盡在此中又烏  
用衆言爲乎曾不思奴酋蓄謀數十年聚兵  
五六萬器械精利紀律嚴明又東挑西擊暫  
爲休息以逸待勞轉盼秋高風肅弓勁大肆  
跳梁固勢所必至者不及此時策于未戰以  
取勝廟堂而僅僅臨敵扞禦倉卒對壘果能  
殲滅此奴耶是豈可悠悠汎汎視爲緩圖忽  
危急之剴論迂桑土之綢繆耶奴酋女直裔  
也史稱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滿萬之兵  
五六倍矣殊可寒心我兵卽倍于奴亦難與  
爭衡况今調兵幾何募兵幾何且以素不習  
戰之人驅之恐徒棄之虎吻也而選邊方之  
兵萬難少緩蓋其風氣勁人强悍習見戰陣  
多不懾虜故名選關陝宣大各邊精兵就以  
各鎮廢閑勇將統練每隊火器弓箭各半器  
械長短相兼庶乎可爲奴敵邊兵選用不足  
而調及各省及橫江亾命礦徒以壓卵覆巢  
如諸臣之議者此何可不急揀之也兵法云

行師十萬日費萬金言軍旅之興糧餉爲急也今大舉征勦滅此醜類而後朝食固計無反顧然征兵雲集擾攘邊境如食之不足聚集焉往恐變起脫巾而患又不在顯與已樞臣所議餉三百萬真是數米而炊尚虞不敷而羣臣先議借問寺借水衡計臣復議及南戶部兵部工部以及各省直漕折與先東征裁扣節省等銀非不均爲喫緊然各議那借暫濟燃眉耳其所搜索各省尚屬西江之水望梅之談也試思所借能有幾何則夫冀及發帑以助軍興而鼓士氣期成剪伐之功者豈僅十萬可當緩急耶諸臣請帑之說又不可不加納之矣兵足餉裕神氣丕振賊聲遠播自可寒奴酋之膽而奪驕橫之氣由是制以有能之將假以便宜之權李如栢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等各統所部分道而進經畧揚鎬相機調度指授方畧協心戮力犁庭掃穴無爲中制牽摯手足而借北關爲鄉導

調朝鮮爲應援與夫多間諜以疑其心懸殊  
賞以禱其魄而又練管兵以壯吾勢嚴宿衛  
以固吾本凡諸臣所諫議皆不可不蚤俞而  
急行之也語又云制禦夷狄其備不在邊境  
而在朝廷言用人治內尤爲制勝長策今所  
當朝上夕下者又無如舉枚卜簡大僚補科  
道諸事俾政本充實謀斷相資庶

皇上有所倚藉可高拱無爲而坐收鞭撻之功至  
軍前所最急者尤莫若監軍等官當破洛除  
用廢棄諸臣以充任使而召熊廷弼于湘江  
起劉國縉于遼左出劉光復于獄中授以監  
軍贊畫督餉職任與經畧總鎮贊襄兵機又  
無庸再計也然職猶有慮焉民維邦本本固  
邦寧自古道之矣今幾輔宣雲軍民左右前  
後拱衛神京尤本之本也平居無事苦于賦  
重差繁而又年來權稅頻興敲骨吸髓人人  
窮咨久矣儻臨之以兵革孰有固志恐多掉  
臂而去耳及此時而罷撤諸稅以聯屬人心

俾之感恩效義安土重遷以扞衛君父洵  
皇上所當留心採納而汲汲允行者矣不猶安內  
攘外保安宗社之第一義乎

○直隸巡按潘汝禎題爲遼餉萬分急迫議餉萬  
難遲緩伏乞立發前疏募兵固守以圖進勦  
以保危邊事職以前月陛辭巡閱范陽以東  
行則跋涉居則操演目前方抵山海關喘息  
稍定始暇遍搜邸報乃知樞臣議餉之疏猶  
未沛發職不勝駭且憂矣遼禍初發樞臣之  
疏隨上隨下後且漸見留中豈逆酋業已出  
口遂可拒塞昌言如宋時所謂城門開言路  
閉如此景象豈惟遼必不支立見邊疆之禍  
而天下岌岌乎殆哉有人所不忍言者蓋職  
涉歷邊口據所傳聞有謂姦民議獻酋以三  
策者有謂酋于擄去生員仍使之衣巾相接  
加以禮遇者有謂李永芳彼時投降孛家屬  
隨去到彼隨授之官銜委之兵權且以第三  
子之女招永芳之子爲駙馬者有謂酋于所

擄去弓箭刀鎗盛甲相視共笑揮折弓箭爲  
不足用盛甲改造以二三副爲一副者有謂  
北關知奴酋計圖兼併惶懼乞請益兵又習  
知遼左兵餉俱無將來或難倚恃而金白二  
酋且疑且畏因生二心者此其言豈盡無根  
哉所傳之策以由西徑衝潮河川墻子路直  
薄都城爲上策由一片石喜峯口犯畿輔搶  
掠通薊爲中策由三岔河尅廣寧據寧前南  
攻山海爲下策設當師殞城陷之時有一于  
此卽下策而我何以禦之說者謂朶顏三衛  
皆我屬夷東西之虜非彼親暱假道直衝酋  
必不能且不敢而職竊以爲不然犬羊之性  
易合狡猾之謀難測不見我中國堂堂大臣  
皆被籠絡欲質子則質欲獻界則獻欲戮酋  
犯于境上則遣之戮以恭順爲餌而又何有  
于口外一帶夷虜不爲利誘術愚乎不見其  
陷撫順之日恨遼人仇遼人欲盡殺之乎而  
何生員爲人望則不殺李永芳以提兵相抗

之人抑又不殺且加之任用乎不見其數年  
以前之集市散于清河寬奠穀陽等處乎而  
何以恐地多利分侵此失彼詭以貂參集市  
撫順一處使我東西南北之人羶集蟻附無  
亾矢遺鏃之費唾手席捲歸巢乎此其狡獪  
異常陰陽莫測是元昊復生女直再見故向  
猶叩關悔罪以愚我而近且詞語諄謾犯順  
逆天旣覘我又緩我且敢于挾我尚可昭已  
覆之轍曰建酋不足慮養殃悔禍自貽伊戚  
也哉久毒勃發其憤必慘種種大患殊費支  
持何以言之秋高馬肥從來屬狂酋可逞之  
日况其挑引勾連一酋啟釁三面蜂攢一患  
也彼旣富強可恃且練兵利器而力謀于十  
年之前我以疲地窮民無兵無餉急而謀于  
旦夕之近二患也彼旣勝不懈銳氣日新磨  
勵以圖而我喪師辱國戮一大將死一叅政  
內外上下恬不爲耻三患也彼招亾納叛聞  
厥後則導之出疆遇降將則加以寵用而我



有一鄉評推重緩急可恃之劉國縉尚不亟  
用四患也彼于西北之虜威信能驅之使動  
約之使來而我則東恐不能倚力于朝鮮西  
恐兵力無以終扞北關五患也有此五患非  
聖武旁昭乾斷迅發亟下議餉之疏

勅在廷大小臣工各出所見爲兵食計其何能濟  
不然餉不足而驅枵腹之兵以援遼敗道也  
兵不足餉不足而苟且支吾徼倖于萬一成  
和局也貽萬世之羞啓九邊之釁何以洩數

千遊魂之恨于九原何以瞑張承胤潘宗顏  
之日于地下故今日之計非必勦無以定畫  
一之謀非主守無以圖萬全之策然守亦譚  
何容易遼旣三面皆虜則必處處議守處處  
增兵首衝則萬次衝則千此數萬數千非亟  
議新餉其何能濟且也士卒不練不可言守  
盜甲不堅不可言守器械不利不可言守火  
器火藥狼筈藤牌之屬有一不具不可言守  
蓋守者以備戰完而蓄之兼而習之相機進

止有備無患一年爲三年計三年爲九年計始謂之守豈其畫城繕垣以饑軍緩卒修鳴金掌號故事鈍甲朽戈作擺陣列營虛文而遂謂之守耶是固守之計非亟議新餉其何能濟今經畧楊鎬業已抵闕矣餉若不足兵于何募兵旣不足畧于何施况其暑雨衝突兼程馳赴夫亦慮遼禍方急遼事爲重耳儻此時餉疏求一發尚不可得是彼急而上故緩之恐全遼士卒望風解體彼重而上故輕之不益使逆奴聞風竊笑乎豈二百餘萬之議識時務者方存乎見少而我

皇上以爲侈無庸是頻頻乎守而議戰勦而後已度此事恐非此可能結局卽前日六十餘萬新餉所謂升斗之水已耳于事何濟而抑何慮之不遠哉雖然記有之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轉眼秋高時迫勢亟儻至再至三回天無術計無復之則惟有議而後請先籌供餉之需可那動者則那可改折者則改

可抽扣者則扣搜括之可及豈宜袖手而曰  
嫌疑禍患之共防誰可反唇而曰職掌大小  
臣工畢力盡心區畫上聞計

廟謨必有當焉不則慮請帑之頻煩停會議之  
明詔

聖心既展轉牽制以閣之窺纖嗇之素懷懼遷怒  
之實害宵小或乘此簧鼓指爲不足慮而置  
之邊疆之禍國家事尚可言哉至于新餉之  
運亦宜急焉職前見薊門一帶督撫籌畫道  
司支撐俱已力竭計窮新糧月糧行糧捉衿  
露肘竊恐內地先潰薊門亂起方欲于新餉  
六十萬向督臣剖六分之一以與薊及十三  
日至關叩之則惟萬照磨之十萬當先出關  
曹經歷之十萬以是日至關其餘四十萬尚  
屬杳然職不勝扼腕以爲

皇上忘遼矣當事諸臣抑漠然相視耶昨至漁陽  
見樞臣薛三才揭始知其餘已經發領而前  
所委官以病更移夫委官亦有半通之綸一

命之寄豈不應爲朝廷出力况廣寧非異域  
山海非八公山且沿途自有地方官防衛不  
過至彼交兌而返乃轉相推諉若此又何怪  
係定營兵望關股慄藉口盤纏以軍法爲兒  
戲哉此後新餉解者領者所當嚴爲程限不  
得以病免而曠日持久重加之罰庶水火之  
衆其望早慰耳職敢請發餉之疏而併及之  
○山東巡撫李長庚題爲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准兵部咨  
遼東撫臣暫弛海禁以通登萊之糴賣或遼  
東差官往糴卽用新餉以克糴本仍移會東  
省撫臣借發遼左欠餉數萬兩委登萊府佐  
各一員催船糴粟再選武職數員督兵領運  
止許裝載米豆不許挾帶違禁貨物緣由到  
職爲照奴酋犯順撻伐方張飛輓之資責于  
內地上奉宵旰之慮下切唇齒之思凡爲臣  
子敢有後期其中應動錢糧及應議事宜職

與司道諸臣面計再三敢爲

皇上陳之

一日議本折查得運餉一節先准部咨動遼左  
欠餉續准部咨議動香稅贓罰蓋念東省大  
稜欠餉之難驟完也所調劑于軍民間者可  
謂備悉矣及據布政司呈稱泰山香稅昔年  
約四五萬兩不等值四十三年年荒盜起香  
客稀少每年止解六千至一萬而止不敷往  
數之二三又查得院贓罰銀按臣畢解過四  
千兩其新按臣尙未奉命入境除贓罰解過  
二千兩外止見在一千一百六十三兩八錢  
零爲數不多似爲無濟及查本省拖欠遼餉  
濟南府未完銀四萬七百五兩一錢零青州  
府未完銀一千八百四十三兩七錢零萊州  
府未完銀七千一百三十五兩一錢二分皆  
係四十六年壓徵年分亦在開徵該職與司  
道議將四十四五六年分所完錢糧濟東兗  
三府近京者解銀而留青萊登三府近海者

以爲糴本解米今查三府共報到銀四萬一千二百九十二兩九錢零並係遼餉俱應留作海運其非係遼餉者仍行解京以遠近而分本折庶銀米均有濟于遼職等議定卽以通行各府遵照解運此本折之當議一也

一曰議船隻備查二十五年征倭舊案俱用淮船遼船及本地塘頭漁船隨至沙門島本地船板薄者多有傷壞止揀修板厚者運之本年赴淮安及南直等處造船五十隻并舵工水手月餉共銀四萬五千兩又于二十六年造船一百隻共銀九萬兩俱于解部京庫糧價銀扣除茲國用方詘而運糧數少職且不敢輕議但職在登萊之間遍詢海上云本地塘頭等船往來天津及濱海素未及外洋一時應募頗覺趑趄惟云淮船最便但如往例打造則費鉅而無裨急用若得咨行江北撫臣借見在兵船以運糧而優給資費殊爲甚便又查今驛傳道副使陶朗先前任登州府

正通遼濟荒初用兵船數隻所載不過百餘石聊以先救一時之急而隨開海禁聽遼船之來每船所載可千石數百石者且堅牢有用茲登之兵船盡以載兵赴遼其運糧所用船隻除職等一面于本地多方招商議處外仍須行薊遼督撫轉行海蓋道將遼船盡數催募來登俾載糧迴遼一切催值腳價于登郡糧田科筭定從優給則船大而運多况徵兵調餉所以爲遼計者登以任其十之七八止有運船一項責望于遼以爲同舟之濟想亦難辭蓋登舟不能渡海而遼舟見無別用接此濟彼情義當然此船之當議二也

一議值價該職在登郡詢之市價每米官斗一石值銀四錢指目前而言如此若遼運多行則必增矣夏雨儻足則價日減夏雨不足價必增矣難以豫定大約腳費在登郡以每石費銀一錢四五分不等共銀五錢以外俱須筭入米內總計一石價值腳費若干遼左速

定委官于旅順等處近海岸地方俟到船卽  
行收買而價值脚費一如所計總筭錢糧則  
官之輸納無辭商之領運有利而赴者自雲  
集矣又聞此際遼陽金復米價與登萊止差  
一分是以遍招諸商不肯趨赴然遼左大兵  
漸集其米價之增可不待慮而知者但須寬  
目前之升合以爲後日之崇墉則在委官之  
收受早而所計價值之寬也至于運糧成案  
有碾米之費有陸運抵海口之費有僱船之  
費有舵工水手之費所費不貲須總筭入遼  
餉之內准其開銷或照二五六年事仍于  
戶工兵三部解京錢糧酌量稍留以爲費本  
俱循成案而爲請者此價費之當議三也

一議海防登州承平久矣兵不習戰窳惰其常  
兼以連歲大祲兵缺而未補船損而方修日  
者挑選一番盡其精銳以往援遼所存之兵  
止于九百餘名而每伍挑去數人卽列營操  
練殊不成規一水之外倭虜交隣內地之防



疎玩已極矧海運而開奸宄潛伏各島亾命  
實繁有徒風聞遼左有一種江夷素爲奴酋  
可指臂使者萬一乘機截運不無震驚該職  
有疏請銀募兵未蒙

俞允而目前運舟一發更無兵可爲防護茲聞奴  
酋暫退還巢塞外驚伏狡藏正爲求伸之計  
而前發援遼水兵或且暫住金復進可爲寬  
奠之聲援退可防運道之扼隘又職發過兵  
船七十隻議令十隻在遼海岸其餘駕回若

令每月更番往來供役此門戶之要策也但  
舟兵登岸每船止餘舵工水手共七名不足  
防護勢不得不添募則職前已具疏上請矣  
此海防之當議也抑職又有說焉今之海運  
與昔之海運事同而時異昔當國用充足之  
時而山東物力全盛故留用之銀旣多功令  
之行易辨今部帑告匱而灾疢方新欲留而  
不敢多留欲借而實無可借故令招商然商  
非法可繩止以利誘之耳而今登之濟遼與

前者遼之濟登又稍異蓋當日登郡大荒米價數倍于遼而今遼陽之米價尚平而有待也且山東如大病之人甫離床褥方期靜攝調護遂令以持斧備糗禦侮于外其能堪乎職見青登萊三郡二麥有收深爲加額而滿目荒蕪甚多咸四十三年大荒遺地也民畏分糧不聽耕種又因僱募刈麥之人其值反增于麥蓋死徙太多丁虛人乏所致也目擊斯景深切寒心至于海運往牒運到之數固多而漂損之數亦復不少民間之初未免疑畏職沿途傳諭有司遍示百姓以招商厚值之意衆心方安切念慮患棘矣師行糧從責東省以運糧臣民之分義也不敢辭也而船則勢難猝造脚價則必欲從優脚價不優則商船不至商船不至則糧運難行然商船猶煩招徠而遼船可徵淮船可借庶需急用方稱完策凡所條議俱酌民情事勢兩爲調濟必東土內安而後得盡力爲遼左外拒之圖

矣

○太常寺署掌寺事少卿等官徐紹吉等題爲奴情愈深軍機匪易喫緊發帑一事懇乞

聖明立沛仁恩以安人心以修邊計事竊惟我國累世患虜而建州夷人則人皆知其伏弩已久竟以蘊火未發度外置之乃果有今日之慘隕將喪師爲辱不小致

聖怒震撼廷議必勦其徵發召募之宜戰守緩急之勢諸臣計之熟矣臣等何說而加第今日

奴酋之情形似緩而實急中國之武備似急而實緩無論往來塘報某日某處定期犯內率皆以術誑我惟是奴酋書一紙悖慢傲語藐笑中國無人誰不怒髮上指縱我今日議征明日議募豈真兵法所謂九天九淵可令彼不知者耶宜彼初犯猶有懼心而今竟復何畏所謂奴情愈深也說者謂今之議防者徵調同于搏沙南北憂于鞭腹且行者無委積則山村荒落必至甘心于剽掠居者無俯

仰則嗔目疾視尤恐躍冶而脫巾旣虞掉臂  
之軍心不復來而又慮已聚之軍心不能散  
然則今日軍機豈易易哉臣等竊爲軍機之  
難不難在勦亦不難在以守爲勦所患者兵  
勢方張而糧不繼此其難憂方大耳頃者奉  
旨搜括至窮及纖細以佐緩急卽旦暮獲之亦是  
涓滴而今竟何如哉邊疆以無米之炊望之  
廟堂而廷議以嶺上之梅慰之塞外儻果可以  
措處者諸臣非罄已之筋骸也寧忍遺之然  
實已無畫矣爲今之計非

皇上速發內帑其誰有濟蓋內帑之積亦已有年  
皇上四海爲富豈真利此無亦唯是作法于儉姑  
留爲大事用耳用之更無踰于此時者嘗試  
籌之此中有四美焉會議百萬之疏大內出  
其五項止發十餘萬而減其四候未定之陰  
晴者訝其遲生無端之窺伺者疑其吝稀冀  
于不可知者意爲僥倖感慨于主聖者知爲  
必予今一旦畢發之天下皆謂

聖心之無他是曰至信撫順之遊魂已不可救乃  
方聚之軍丁非藍縷之窮徒卽遠方之枵腹  
旣欲其敵愾以捐軀安忍不厚給以宿飽使  
帑金一發而饗士椎牛投膠挾纊誰不感  
皇恩而思圖報者是曰大仁初時帑金輕與恐用  
之者多耗今至于勢窮時極計臣束手所謂  
倒懸扼腕之際也一粒千金壺漿九鼎最足  
以鼓舞人心蒸爲忠義是

宸綸一渙非安危存亡之肯綮耶是曰大智况三  
軍獨患無食耳食足則方畧可施將鼓腹之  
衆奮作干城渙散之卒盡歸刀斗進可以直  
搗長軀取虎子如寄退可以深溝高壘養天  
威如山是曰大勇我

皇上試思此朽蠹之資用而有四美沛然發之直  
反掌間耳柰何使在朝之臣徒灑痛哭之淚  
空懷仰屋之嘆哉往代瓊林大盈不稱富乎  
濡忍不出竟作何狀當日人主詎不事後自  
悔嗟何及矣此又臣子所不忍言者

皇上神明天縱何事不燭儻思及此則四十萬之  
發猶其淺鮮者耳臣等謹合詞控籲伏乞

聖明洞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措餉三議以備  
聖裁事竊惟奴酋入犯隕將覆軍罪在不貸且敢  
出諄語狎侮天朝賈生所謂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一言念及當時不與奴俱生而頃者潘  
御史一疏且述所傳聞奴之三策奴豈能湏  
臾忘中國哉乃我

皇上忘奴如遼撫按致誤封疆臺省交章論而  
皇上亦不之省甚者需餉燃眉請帑不報則廷臣  
亦無如我

皇上何矣夫自部奉有措餉明綸六款之後周諮  
爰詢所條議皆鑿鑿可行者臣切叨計垣以  
臣之愚合于戶部之見則臣有省直差督餉  
一議焉夫戶部不稱留都倉糧之堪變價耶  
浦口遺豆之可出陳耶水兌餘糧之折色當  
清備倭銀兩之剩存當核以及查坦田升科

于閩廣查修河遺費于吳中院司道府之尚  
存留贖鍰稅廠橋梁之不無浮羨凡此皆積  
貯之有餘者也戶部不稱京運解部其見徵  
帶徵之欠數甚多耶民運解邊其已完未完  
之批難考耶他若漕折銀若撫按贓罰銀若  
藩司事例銀若稅契銀魚課銀缺官俸糧銀  
吏承納班銀未必逐一輓輸如數凡此皆徵  
解之不足者也諸如二項一經廉覆足補漏  
卮但臣愚慮清查縱奉

明綸而轉行還憑部檄卽仰體而耽時日亦等望  
梅矧玩愒而視空文更同畫餅則曷若于各  
省直中或省分之大小而原無有餘不足可  
以清理者免行差官滋擾外若其果有積餘  
多逋欠者請從戶部差督餉官一員給予

勅書專清庫藏于地方別項事體全不相干惟是  
庫藏一應積餘一應逋欠除南京各部倉庫  
自戶部移文清查若兩直所屬聽令巡行至  
各省督餉官每到任先赴藩司細細查盤然

後周歷各府其周縣小者弔查大者親查而  
又恐其隱匿掛號也則逢人諏訪到處講求  
或該本府起運或自藩司轉文早晚不拘隨  
有隨解而本差四季報部三歲考成若其查  
解數多准照邊臣趨轉至于差出毋論正郎  
副郎俱以本司差往本省譬如浙江司官卽  
督浙江省餉當其在部已洞悉該省錢穀之  
盈虛而及其差又洞悉該部需用之緩急內  
外關紐首尾呼應縱地方偶爾多事或念舍  
已耘人而積存不必于盡括天災偶爾流行  
或體一緩二而逋負不必於全徵又在權事  
變于臨時亦須開簡明于報冊夫各省有設  
糧道者矣彼特攢漕粟于京師此則督軍精  
于九塞彼特倉庾之米粟一項而此則庫貯  
之頭緒多端督糧可設督餉不可設乎各邊  
差有餉司矣差之邊不過以見成解到之銀  
藉手給散而差之省則合在官在民之數竭  
歷搜尋若果行此任怨任勞較邊差倍之矣



邊差優轉省差不可優轉乎至于考成叅罰  
降職降俸罰俸住俸視府州縣每遞減一等  
其遞減也爲各官專寄一隅而差官統司一  
省其不可不叅罰也爲糧餉關命運脉而督  
餉須嚴責成若本差官俸薪衙役工食或曾  
有監兌地方則以取給于原裁監兌數內不  
者或于錢糧加派恐太倉糝米亦不爲多若  
衙門則省城空閑公署隨便住居唯是臣所  
慮者郡邑易查而藩司難核蓋藩司體貌游  
覺尊尊崇一少有隱藏安所容其廉察或聽  
本官之揭報以憑臣等之糾叅庶足爲藩司  
倔強者儆耳臣又有儒學進粟生員一議焉  
往歲山東大饑賑臣過廷訓曾行學淮民間  
俊秀輸粟入官借學援例不數月而累巨萬  
六郡子遺全活亾筭昔以濟饑今不可倣而  
濟邊乎今東省係近事或卽除東省免再踵  
陋規其他省直合無通行素封之家有子弟  
年資堪進取者許以輸粟名色納銀各該地

方借學充附限三月內起文入監不許久羈  
夫納粟係祖宗舊規太學爲士人淵藪且始  
得托名以輸白鏹原非久占以濫青衿較之  
准貢非正途所宜鬻爵于仕路稍擁者亦大  
有間矣况一舉而收起解之利于內再舉而  
收援納之貲于外借學者或酌議百兩有奇  
入監者則開納成數具在其借學初納之銀  
直隸府解各省司解多者每季終時起批文  
少者聽隨便搭解京運行之一年仍復議停  
何不可者臣又有衙役裁工食一議馬夫工  
食之裁計曹不亦及此乎故計曹議兵壯一  
役而臣推廣各役計曹議裁什分之三而臣  
有半裁全裁者夫國家惟備不虞特設兵壯  
用之團練今不事團練而事勾攝其工食之  
應抽取此不必言乃若兵壯而外凡援後衙  
門者其所資給果僅僅工食而已乎除看司  
門子走遞厨夫鋪司鋪兵等若後照舊全支  
外其餘門書皂隸等項併與兵壯俱頒半裁

蓋此輩爲人白幫者有之一名而朋黨數名者有之被貪墨官司扣剋者有之究所取償卽全追奪不爲苛而况僅半裁也至應全裁者二曰冗役曰缺官役夫郡邑地方不有土司之淳事體之簡良有司之肅清卽勾攝不煩而衙役可汰者乎役且汰革而役之工食可知不有官去而銓補未遑或已補而過家不赴如近日司道往往經年逗遛者乎凡缺官薪俸無不扣解而缺官衙役之工食可知

此項文到卽可立解直隸府解各省官解限期畧遠近各照地里行之一歲仍復議停何不可者夫年來臣于金花請留矣稅銀請留矣雖臣言不厭乎再三而

聖聽難移于萬一若十庫宜折則臣昨春所陳也香蠟宜裁則臣今夏所及也衛營馬料須覈臣業臚列之而未允緹騎冒濫須請臣嘗廉得之而未言總以中璫武弁易阻

俞綸臣姑不數數而獨是疏議上于

大內無關非有批鱗之可避下于宵人無預非有  
投鼠之足嫌事在必行無煩再計伏祈

勅下戶部從長擬議再覆施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夷氛益惡  
遼事益危伏乞

聖明急圖安攘之策以奠疆場以安社稷事職據  
撫臣李維翰塘報于本月十九日奴酋統兵  
無數攻圍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已被剋去  
等情夫奴酋之犯撫順也蓄謀而來饜欲而

往我之虛實彼備知之雖其暫歸巢穴固日  
料其有今日之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亦日  
料其有今日之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日  
而陷一城明日而剋幾堡今日而殺將士明  
日而虜人民遼之爲遼寧堪此再壞否又况  
河西西嶺乃蠻諸虜或構犯于開鐵或聚兵  
于錦義羽書狎至烽火時聞遼之爲遼又能  
堪此東西交關否從古有疆場告急而朝廷  
不聽臣下之條議者乎漢宣帝以羌戎皆叛

趙充國之奏每上輒下其議又以罕开劫掠  
加納酒泉大守辛武賢之策拜賢爲破羌將  
軍以七月上旬分兵擊之故文帝無匈奴之  
患宣帝成破羌之功漢之二帝其制虜得策  
垂之千古以爲美談方今奴賊之猖獗無異  
于匈奴于文帝羌戎罕开于漢宣也

皇上聽羣臣圖撻伐宵晝靡遑正在此時乃深居  
大内若罔聞知諸臣一切請帑不報司農措處  
邊餉不報遼東撫按不得其職屢經言官論  
劾左右司馬所以協理樞機廷推旣久而皆  
不得報蟻穴不塞尚慮其潰尋丈之堤今其  
堤以决裂而不可收拾矣勾萌不折當慮其  
頌斧柯之力今其勢已成將斧柯之不尅矣  
諸所圖戰守講兵食者漫不關諸

聖慮正以其不關諸

聖慮也中外人心莫不洵洵以我

皇上爲棄遼也卽今莊誦

聖諭雖云遼事方殷軍餉不足深厯

皇上之念當事在燃眉之秋第責令戶部設處據  
今戶部非不有設處數款列以上聞然皆西  
江之水又何濟于目前之用乎故不敢言

皇上有心棄遼顧所急者乃在目前而所處者殊  
無濟于目前之事則遼又安得不棄

皇上實棄遼矣乃其嚴責臣不得以借帑爲詞臨  
事致悞軍機責有攸歸職竊以爲兵餉俱足  
疆場之臣不能辦疆場之事則責在疆場之  
臣兵餉可以措處而廟堂之臣不能爲

皇上措處致悞軍機則責在廟堂之臣若疆場告  
急不能以湏臾待也而廟堂諸臣又不能爲  
無米之炊神運之計坐失機宜封疆破壞不  
知此專臣之責乎亦

皇上之責乎如其責不專在臣下而並在  
皇上也中外之人以

皇上爲棄遼也無其心而有其事則我

皇上何辭于人言哉遼棄則山海以西不保萬一  
九廟震驚宸居搖動

皇上卽散財發粟日聚羣臣議之嗟何及矣以我  
皇上聖明之主國家全盛之時稍稍不克振勵遂  
不得與漢之文宣比隆而較烈也則損虧  
聖德不可不重爲計耳職冒昧爲遼目前計須發  
帑四十萬并所議新餉旬日內盡數解遼  
勅經畧楊鎬以便宜行事但以殄滅奴酋爲期勿  
拘常格其餘凡有不足皆令戶部措處陸續  
接濟勿得再言請帑致擾

宸聰撫臣失城喪師速下廷臣議以應得之罪按  
臣不職卽勅都察院選才望御史一員刻期  
出關以監察遼事左右司馬亟渙

明綸并速推代者趨令人部視事以贊軍機庶其  
內外得人兵食不缺國威有振虜氛自滅

宗社靈長在此舉矣

○河南道掌道事江西道御史唐世濟題爲奴酋  
勢愈披猖廟筭更宜周慎懇乞

聖明亟行申飭以張撻伐以保封疆事頃自奴酋  
狂逞遼左阽危

主上旰食宵衣大小臣工罔不汲汲皇皇圖上方  
畧遣將調兵議戰議守旣已畢智竭慮嘔心  
以備

聖明之採擇矣乃狡夷謀蓄愈深肆毒愈熾先設  
求和夤緣厥後佯爲搖尾乞憐之詞中藏諄  
謾不軌之意明言告天已露磨牙相向之態  
兩月暫退彼方大修戰具志在長驅乃內地  
人情旋已解嚴悠悠忽忽觀望逡巡有識者  
不勝厝火怡堂之懼昨接塘報奴果捲土重  
來撫安三分兒白家冲三堡近日被圍不旋  
踵而攻尅破城殺將若火燎原開鐵隄防一  
朝盡撤勢已岌岌乎不可支矣值此時勢危  
急當有聳動天下之政令職敢不避煩聒爲  
皇上陳之

一日申明必勦以勵人心奴之當勦人人能言  
之也數十年受我封植之小夷突然稱兵犯  
順屠數萬生靈于原野驅數萬子女于犬羊  
殺大帥隳名城國威大挫感情請纓之士誰



不欲滅此而後朝食建言諸臣有謂以守爲  
勦不過慎重大舉之意謂殘破敗衄之餘未  
宜輕嘗試于一戰非謂當守不當勦也然我  
方雍容議論商度于應守應勦之間彼已乘  
勝疾馳倏忽爲拒抗搗虛之策藩籬旣失漸  
窺堂奧此時尚可言守而不戰乎且未有不  
能戰而能守者也乞嚴

勅經畧銳意大征進有豐功退有顯罰

明旨一頒議論自定不然大臣懷猶豫之心諸將  
爲守鼠之計灰志解體未有能立功于撻伐  
者此目前喫緊宜亟爲決策者也

一曰歸一事權以神鼓舞奴雖小夷實勁敵也  
晉云兵滿萬則橫行茲不啻三四萬矣掃穴  
犁庭須大費籌畫非若王杲一隊之雄可猝  
然組執而繫者楊鎬雖以宿望起爲經畧然  
係新設之官一應文武將吏向來知有巡撫  
而不知有經畧觀其疏中云三四僮僕蕭然  
出關難壯軍容事權未一已可想見頃御史

李徵儀請建治懦撫李維翰舉朝壯之乞

勅下速爲處分儻猶遷延未下吏部不妨先爲議  
覆行令維翰入關待罪彼中調度聽之經畧  
一人庶遼人耳目一新旌旗改觀此目前畧  
不可緩者也

一曰嚴究姦細以張國體自古蠻夷猾夏皆由  
內地姦人勾引輸我之情形動彼之窺伺故  
通夷者殺無赦令至嚴也况嚴衛禁地安得  
有差役闌出外夷者乎頃者奴酋以令箭長  
馬送進漢人四人又給以印文沿途傳送且  
賫帶夷文佯爲求款內有七宗惱恨中含要  
挾輕侮之詞辱國莫此爲甚問其人則東廠  
所差張儒紳張棟等也舉朝駭異謂

聖明必赫然震怒嚴究通夷之罪乃靜聽連旬未  
聞批發此非細故也東廠何衙門建夷何地  
到彼有何公幹執何衙門勘合山海關未見  
盤詰撫按未聞究問往來出入綽綽自由卽  
彼狡夷且將笑中國無人矣宋范仲淹通書

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朝議謂其不當通書宋庠請斬仲淹以罪輕率邊臣且然何況禁地將帥通書猶禁况以夷文輕瀆至尊其罪可勝誅乎乞

陛下速將張儒紳等勅下法司勘問正法懸首夷境以示遠尚存國體于萬一耳

一曰嚴功罪以示激勸頃者遼左喪師大將戰沒前撫按爲之請卹矣如張應昌則經畧亟爲之任用矣然兩月以來時非不久偏裨而

下功罪尚未見一一查明聞中有在陣逃歸者聞有按兵不救者聞有不聽大將號令先期馳出以致敗者聞有火器把總當陣失機逃回未正法者至于李永芳則人言其先輸款奴酋勾引入犯故覆巢破卵全城屠毒而芳闔門歸夷方揚揚効用且結婚姻聞有干總王命印者酋挾其降印厲聲罵賊併大罵永芳背逆不忠遂爲夷所支解一家駢首受戮迄今遼人爲之感涕若永芳不卽誅命印

不追卹何以示叛臣之戒作義士之氣乎乞  
勅下經畧先擒李永芳寸斬叛逆仍查死事之臣  
如王命印者亟加優廕庶人人激勸亦轉弱  
爲強之大權也抑職猶有慨焉遼陽多事之  
時大小將吏稟承惟撫按二臣是視以楊鎬  
兼巡撫可謂處置得宜頃按臣楊一桂復爲  
科臣所指摘職昨奉堂官面諭亟擇有才望  
一人爲將來之地職屈指計之見在止三四  
人皆有見差兼差奔走日不暇給昨爲邊餉  
孔棘少巡鹽御史三人已苦無可差者露肘  
促衿不勝空虛之嘆况疆場待用之時尤非  
尋常無事者可比伏乞

聖明自爲社稷計速用考選候命孫之益等選擇  
才望堪任者以備驅馳與經畧大臣同心共  
濟以張神武以作敵愾實攸賴矣

○經畧遼東楊鎬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猝兵將  
以資戰守事職以本月二十一日晚至山海  
二十二日查閱保定營援遼官兵二十三日

正與督臣汪可受計議兵餉又于其衙門內  
見所督造鎗刀戰車火箭之類甚備方以爲  
勦夷不患無具而開原尅堡之報又至矣職  
等相顧駭愕職鎬先自永平已行鎮道凡遼  
之東瀋之北多有不堪邊堡俱宜加謹貼防  
設法破其鈎杆木梯之具火器擊其指視發  
縱之賊此時當文尚未至卽文至而防守苦  
于發兵遂如東州馬根單之事且近北撫安  
三岔白家冲三堡者尚有松山柴河靖安等  
堡率皆軍薄圯壞賊亦蠶食無難豈不成岌  
岌也而尚請兵不報請餉不報乎夫當奴酋  
陷軍隕將之初中外惶惶我

皇上亦旰食憂邊拊髀求舊厯傳諭發

嚴旨起宿將起愚職矣然兵自薊保山東而外再  
調再催不聞動靜餉自十萬而外科臣合疏  
合催一槩付之沉閣今宿將猶鮮至者雖百  
愚職如之何當坐漏舟之時伏焚屋之下卽  
調川兵楚兵浙兵已無及已所謂患在千里

之內不起一月之師也職詢之衆議有一急  
着如薊鎮雖煩滿且總屬零竊之夷九標十  
二路但一處止摘家丁一百或摘臺上南兵  
數百選一將如朱萬良者統之可旬日至遼  
矣宣鎮總兵標下右哨家丁一千坐府家丁  
五百奇兵營五百柴溝堡萬全右衛尖兒手  
一千北路東路屬夷如史車二酋者數百選  
一將如張萬邦者統之大同坐府通丁一千  
外哨家丁二千左衛京兵營自養馬匹家丁  
五百選一將如張聰者領之山西總兵營選  
調三千偏頭老營北路代州利民兵共三千  
亦選一將領之俱可一月至遼矣至于陝西  
延綏雖時有虜警而寧夏甘固近頗息烽且  
播役亦調至六千踰山越嶺數千里往播州  
獨不可迤邐而來以援遼乎此亦可月餘至  
遼矣蓋兵將俱取諸沿邊非徒以其征戰素  
習道途不遠亦以其甲馬器械不必製買耽  
遲故可應猝急用耳不然真定六千已爲烏

有山東三千尚盤桓海中南兵三千尚遷延  
道上卽保定兵在關上迎職者皆伏地哀號  
不願出關此可令外夷聞乎且不待遇賊已  
有敗勢兵不可用與無兵同故必調邊兵爲  
今日實濟願各鎮督撫同心憂國如各部之  
那借銀兩者以那借兵馬作日前戰守資而  
後再俟川浙湖廣兵兼募土著備征勦之用  
庶爲萬全之策毋謂冲邊難借也邊莫冲于  
遼東當寧夏之役李如松曾率遼將董正誼  
等十餘人帶家丁數千赴之矣望

皇上亟下部議仍賜

嚴旨俾各刻期督發庶幾不悞大事至于杜松劉  
綖官秉忠柴國柱之已推者再馬上催之馬  
林趙夢麟之未推者許便宜調之各調其家  
丁源源而來較召募待練之土兵徵內地之  
冗兵一可當十百可當千且省召募之費矣  
職又見將領自叅遊而上思享富貴保身家  
其勇往直前之氣便捐于少壯時今數省將

之外豈無方在中軍千把總等官而爲後來  
領袖者乎故有山東撫院中軍蒲桂宜府撫  
夷千總蕭斗王宗睦尹堯泰杜福楊相原任  
守備王進闕之三次援遼見在通州指揮曹  
邦輔之親拿巨盜若而人者皆宜改推遼鎮  
或聽調置軍前大張熊虎之士以驅犬羊之  
羣若口若懸河貌若冠玉中情實怯而亦廁  
在行間者臣當征勦之時身自督兵儻有退  
縮得以軍法從事矣豈猶似朝鮮時之可虛

### 糜金錢耶

皇上旣已經畧去其職職不得不言兵之大槩若此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虜勢愈迫邊患燃眉懇乞  
聖明速出臨朝集羣議以保封疆事自醜虜犯順  
墮我城堡殲我軍民勢若燎原不可響邇旣  
而歛兵出境伏處月餘議者咸謂虜志已驕  
狡謀叵測少俟秋高馬壯之時必將復逞不  
意于五月十九日統領大衆將撫安三岔兒  
白家冲三堡一時攻尅矣據昨日塘報謂虜



騎往南由懿路城東一帶深入總兵與中軍  
雖駐汎河駐懿路然而衆寡不敵不知能遏  
其狂鋒否萬一懿汎不守則瀋陽危瀋陽不  
支則遼陽危而廣寧以西皆岌岌矣此可不  
爲之寒心哉夫沿邊城堡雖云單弱然多者  
數百少者百餘未嘗無兵也柰何虜之入也  
如蹈無人之境而我兵不聞有一矢相加遺  
蹂躪縱橫所向如意彼又何所憚而不逞其  
長驅之勢耶聞薊保援兵已分防各堡見在  
又皆退縮不前當斯時也欲令經畧之臣以  
空拳禦寇其將能乎爲今之計除薊鎮家丁  
臺兵聽督臣酌量摘發外惟有速催總兵杜  
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各率敢戰家丁悉力拒  
虜先爲杆禦之策徐圖收復之功或遏之廣  
寧以東或挫之遼陽以北庶近邊不致震動  
而內地可恃以無恐耳臣又惟戰守之計在  
封疆而鼓舞之權在朝宁自奴酋暫退

聖意若遂以爲無虞中外本章率多停閣諸如補

閣員補大僚補科道所藉以培養元氣恢張國勢宜何如汲汲者而一切度外置之百請而百不應甚至用一劉國縉令其贊畫軍務必能效纓冠之義規桑梓之謀此遼人所深願亦廷臣所共請者而亦堅不肯聽嗟乎奴酋所侵者誰之疆宇所虔劉者誰之軍民剝床之患已臨震隣之恐轉迫

皇上何爲不此之慮而徒介介然與臣下相持哉謂宜乘此邊情緊急人心駭懼時亟出視朝召見部寺科道文武諸臣令各陳方略共圖禦虜長策仍乞

天語嚴諭邊臣務期剪滅此虜永除邊患行見

赫怒一伸威靈自震不獨三軍勇氣百倍彼虜衆聞之必且怵于天討而潛消其鴛鴦之志矣此外若多補缺官以備緩急速下章奏以快人心多處糧餉以防匱乏皆時事最急皇上不宜視爲緩圖者臣驚聞做報不覺心悸神搖爲此激切奏請伏乞

聖斷銳然臨御慨然施行

○兵部武選司員外陳騰鳳題爲寬緩坐誤軍機  
吝惜恐妨大計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謹冒死披肝仰干

天聽亟圖萬全事切惟我二祖櫛風沐雨百戰勤  
勞奠此土宇列聖兢業相承雖不無有事之  
日實不有無事之心臨朝定計不時召問凡  
議兵議餉議用人聽若轉圜章疏下若流水  
英雄得展其畧戰守各適其宜以故夷狄寒

心金甌無恙試觀今日事勢爲何如者奴酋  
構諸虜以蹂躪內地數十年之狡謀狂逞于  
一旦屠城殺將無辜生靈枕尸流血金帛子  
女一掃而空意至而來意倦而去小犯小得  
大犯大得無所不犯則無所不得而我從未  
有一創之彼何畏而不來何懼而決去乎初  
無順告變羣情徬徨時覺

聖心微有傲動旣聞稍退遂不爲意未幾而一日  
連陷三堡屠殺又不知若何慘者切謂

皇上聞此當何如震恐當何如延訪當何如採納  
與批決也乃諸臣所竭忠畢智恨不能卽達  
宸聰卽見行事者

皇上竟付諸罔聞楊鎬起自田間任以經畧披髮  
纓冠之時諸所䟽請卽朝上朝報夕上夕報  
猶云緩也不意留中數日且有不報者使之  
束手無策至經畧束手無策則東事無能爲  
矣東事去而天下事不可知矣兵機至迅勝  
筭在蚤而今遲緩失筭是誤兵機以誤大事  
也天下事至于不可言處臣亦不忍言願

皇上蚤自悟而蚤自挽耳第恐緣往時征討如意  
視天下事若無難者加以靜攝日久視天下  
事又若不介意者與諸臣睽隔不親視言及  
天下事又若不足信者自古戰勝于廟廊羣  
策羣力非主心之憂勤不能集若邊陲岌岌  
廟廊泄泄豈是好消息哉臣聞奴酋之入寇  
也廣集謀勇結以腹心惟其指使賞罰嚴信  
又能得其死力內地情形偵探甚真而我堂

堂

天朝攢眉告匱若窳人狀又若秦越肥瘠漠不相  
關致使言者舌敝望者眼穿如此舉動外夷  
聞之豈不笑我輕我而益逞志于我乎彼鹿  
臺瓊林何常乏財無事爲朽蠹有事爲寇資  
此非今日殷鑒耶儻捐內帑百萬之積貽大  
業萬年之安此其爲利孰大捐今日之百萬  
省後日之數百萬此其爲計孰長

聖主慮周萬全當必不待諸臣請矣若一切那借  
顧此失彼與夫開納陋規追逋剗肉皆迂遠  
無濟于目前必欲靠此以結軍士而不煩發  
帑則軍士必無飽日遼左必無靜日矣

皇上將謂奴酋滿願而去必不復來耶且觀撫順  
旣破又轉而尅三堡矣三堡旣尅又轉而合  
西虜煖兔宰賽等酋窺開原鐵嶺等處矣從  
此日甚一日乘勝長驅必難收拾如再延緩  
逮後悔之已晚圖之無及彼時卽發金數百  
萬又何如此時之百萬哉說者謂今日有二